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上　　列傳一百六十上

安祿山 子慶緒 孫孝哲 高尚 嚴莊

史思明 子朝義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本姓康）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禱于軋犖山虜所謂戰鬬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突厥呼鬬戰爲軋犖山（母以神所命）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新書作安節）爲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

之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冒姓爲安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解六蕃語爲互市牙郎二十年張守珪爲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爲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行必剋獲拔爲偏將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爲子二十八年爲平盧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爲好言元宗益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爲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入朝

奏事
稱旨進驃騎大將軍
元宗益寵之三載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
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郡北芝生於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
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
入朝盛言祿山能
數載之後黜陟使席建侯
新書作席豫建侯其字也史臣避代宗諱故以字稱
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林甫順旨並言其美數公皆信臣元宗意益堅不搖矣
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祿山陽爲愚不敏蓋其姦承問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

再拜時楊貴妃有寵後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眞元宗怪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元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姉妹（蓋是祿山有亂天下意）六載加大夫（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常令劉駱谷奏事與王鉷俱爲大夫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深入謁不甚讋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甚祿山悚息腰漸曲每與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以爲神明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書廳引坐以已披袍覆之祿山欣荷無所隱呼爲十郎駱谷奏事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

曰阿與我死也優人李龜年嘗敎其說元宗以爲笑樂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㩜挽其身方能移步至元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惟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爲置第宅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僭窮極壯麗帟幕率緹繡以金銀爲箯筐笊籬等大抵服御踰乘輿不能過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錯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十載入朝又求爲

河東節度因拜之男十一人長子慶宗太僕卿少子慶
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
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戰馬萬
五千匹牛羊稱是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
護眞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兼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引張通儒李庭
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嚴莊掌簿最
劉駱谷留居西京爲耳目阿史那承慶安太淸安守忠李歸仁孫孝
哲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
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皆拔於行間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
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
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於前以自神陰令羣

貢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每月進奉生口駝馬鷹犬不絕以蠱帝心人

無聊矣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宴設酒

中著莨菪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

每度數十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迓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宴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罷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意益侈詔十一載八月祿山併

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新書本紀在十載八月案祿山敗後方詔阿布思同討布思叛新書本紀在十一載二月舊書三月則祿山之敗在十載明矣○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河

即北黃河也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濕將士困極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頰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閉亦叛又夾攻之殺傷畧盡祿山被射折其玉簪以麾下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墜坑中其男慶緒孫孝哲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十二載元宗

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案新書在十四載通鑑同）

（此疑錯簡）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淸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元宗益親厚之遂以爲左僕射（賜實封千戸奴婢第產稱是）却迴其月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都使奏吉溫爲武部侍郎兼中丞爲其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又請知總監事既爲閑廐羣牧等使上筋脚馬皆陰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歸范陽（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行出關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元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

載元宗又召之託疾不至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賜其子婚令就觀禮又辭獻馬三千匹騶靮自備車三百乘乘三七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無納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十一月反于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何千年爲腹心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日逆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

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番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七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

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

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挺關弗能亢吏皆

棄城匿或自殺不賊就禽日不絕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既授
甲不能脫弓獨劍槊乃開左藏庫出錢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
清等相次為大將以擊之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內
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
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依
賊祿山令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
月度河賊投草穎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至陳留
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郭門祿
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泣告祿山祿山在轝中驚哭曰
吾子何罪而殺之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夾道命交相斫

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詖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氾水甖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矢及祿山輿祿山不敢過乃取谷南而過守瑜箭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採訪使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山怒率軍大至封常清自苑西隤牆使伐樹塞路而奔祿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奕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涖事初常清欲殺珣恐應賊憕奕諫止之常清既敗雖與數騎走至陝郡高仙芝率兵守陝城皆棄甲西走潼關懼賊追躡相蹂藉而死者塞路陝郡太守竇庭芝走

投河東賊使崔乾祐守陝郡臨汝太守韋斌降于賊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僭稱雄武皇帝立年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已下署爲丞相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眞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鏃逖雖鱗燐此復敢常山殺顏杲卿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荊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於葉縣城北滍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安思義屯眞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

陵亦拔惟桑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
德閭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向守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于九門李立節
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
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
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嬀檀等兵萬人來助思
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
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

祿山窘急圖欲却投范陽

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
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
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月田乾眞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
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
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
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
之使自爲患耶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
然則奈何乾眞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尚等與飮宴祿山
自歌君臣如初郎遣孫
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

會

高仙芝
等死

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爲賊覆敗翰西奔

潼關爲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元宗幸蜀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没於賊太子收兵靈武賊乃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新書守東京譌田乾眞爲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

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臣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颿東走至閭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艾懲之不能止又賊將

類慓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祿山以體肥常帶瘡
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又著疽疾俄及至德
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以疾加躁急動用斧鉞
嚴莊亦被捶撻莊乃日夜謀之立慶緒於戶外莊持刀
領豎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豬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
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及覺難作捫牀頭不得但撼
幄帳大呼曰是我家賊腹腸已數斗流在牀上言訖氣
絕因掘牀下深數尺為坑以氊罽包其屍埋之又無哭
泣之儀莊即宣言於外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尊祿
山為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慶緒縱樂飲酒無度呼莊為

兒事之大小必咨之初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祿山頗寵之最見信用祿山肚大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豬兒以頭戴之始取裙褌帶及繫腰帶元宗寵祿山賜華淸宮湯浴皆許豬兒等人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刳者豬兒也慶緒祿山第二子也母康氏祿山糟糠之妻慶緒善騎射祿山偏愛之未二十拜鴻臚卿兼廣陽太守初名仁執元宗賜名慶緒爲祿山都知兵馬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嚴莊高尙立爲僞主慶緒素懦弱言詞無序

莊恐衆不伏不令見人莊爲僞御史大夫馮翊郡王以專其政厚其軍將官秩以固其心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鎭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使僕固懷恩使於廻紇結婚請兵討逆其月郭子儀拔河東郡崔乾祐南遁八月廻紇三千騎至九月廣平王領蕃漢之衆收西京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走安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淸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十月賊將尹子奇攻陷睢陽郡殺張巡姚誾等王師乘勝至陝郡賊懼

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等與賊戰於陝西曲沃大破之於新店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鬬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賊大敗逐北二十里斬首十餘萬伏屍三十里嚴莊奔至東京告慶緒慶緒卒其餘衆奔河北保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嚴莊至河內南來歸順莊妻薛舍獲嘉給言丞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賜鐵劵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人悉奔恒趙范陽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僞中書令張通儒表

政改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署置百官以高尚平冽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旬日之內賊將各以衆至者六萬餘兇威復振僞青齊節度能元皓獨率衆歸順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明年改乾元元年僞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等皆歸順河北諸軍各以城守累月賊使蔡希德安太清急擊復陷於賊虜之以歸臠食其肉其下潛謀歸順者衆矣賊皆易置之以縱屠戮人心始離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歃血與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爲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洺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

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稗校等數數爲國間賊又不親政事繕治亭沼樓船爲長夜之飲高尙等各不相叶蔡希德兵最銳性剛直張通儒譖而縊殺之三軍寃痛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領中外兵乾祐性愎戾士卒不附九月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以魚朝恩爲軍容使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壘而待慶緒遣安太淸拒戰聞衞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初子儀之列陣也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接戰子儀麾其屬僞奔慶緒逐之伏者齊發賊黨大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於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求

救於史思明言禪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卒一萬馬軍三千先往滏陽以應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壕各三重樓櫓之盛古所未有又引水以灌城下城中水泉大上井皆滿溢以安太清代乾祐爲都知兵馬使思明南攻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城數日卽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僞稱燕王立年號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錢七萬餘鼠一頭直數千馬食隤牆麥䴸及馬糞濯而飼之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六日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

儀等營中糧尙六七萬石復與孫孝哲乾祐謀閉門自守議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張通儒高尙平冽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䟦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命歸城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淸令誘之慶緒不獲已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於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負荷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將兵遠救思明曰棄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爾爲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爲太上皇討賊卽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

孝哲崔乾祐皆縊殺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剌王祿山父子僭
逆三年而滅初王師之圍相州也意朝夕屠陷唯術士
桑道茂曰三月六日西師必散此城無憂卒如其言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讐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母老乞食於人尚周遊
不歸侍養寓居河朔縣界與令狐潮鄰里通其婢生一
女遂收之尚頗篤學贍文詞嘗嘆息謂汝南周銑曰高
不危寧當舉事而死終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縣尉有
姓高者以其宗盟引置門下遂以尚入籍爲兄弟李齊

物爲懷州刺史舉高尚不仕送京師并助錢三萬齊物
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實以託之懷實引見高力士置
賓館中令與男丞相錫爲學無問家事一以委之無何
令妻父呂令皓特表薦之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
軍同正員六載安祿山奏爲平盧掌書記出入祿山臥
內祿山肥多睡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繇是寖親厚之
遂與祿山解圖讖勸其反天寶十一年祿山表爲屯田
員外郎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
敕多出其手始尚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祿山以爲事
必成及顏杲卿殺李欽湊於土門揚聲言榮王琬哥舒

翰二十萬衆徇河北十七郡皆歸順顏眞卿破袁知泰三萬衆於堂邑賀蘭進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繼收常山趙郡河北路絕者再河南諸郡皆有防禦潼關有哥舒翰之師祿山大懼怒尙等曰汝元向我道萬全必無所畏今四邊若此賴鄭汴數州尙存向西至關一步不通河北並已無矣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尙等遂數日不得見祿山憂悶不知所爲會田乾眞自潼關至曉諭祿山曰自古帝王皆有勝敗然後成大事豈有一舉而得之者乎今四邊兵馬雖多皆非精銳豈我之比縱事不成收取數萬衆橫行天下爲一盜跖亦十年五

歲矣豈有人能制我耶尙莊等皆佐命元勳何得隔絕不與相見令其憂懼只此數人豈不能爲患乎外間聞之必心搖動祿山喜曰阿浩非汝誰能開豁我心裏事今無憂矣爲之奈何乾眞曰不如喚取慰勞之遂召尙等飮宴作樂祿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及慶緒至相州僞授侍中

孫孝哲契丹人也母爲祿山所通因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褸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及祿山僭逆僞授殿中監閑廐使封王孝哲尤用事亞於嚴莊裘馬華侈頗事豪貴每食皆備珍

儇性殘忍果於殺戮聞者畏之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同守西京妃主宗枝皆罹其酷與嚴莊爭權不睦及祿山死奪其使以鄧季陽代之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而來奔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壻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事連莊繫獄旣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人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本名窣干元宗賜其名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姿瘦少鬚髮鳶肩傴背厥目側鼻性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騎覘賊必生

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走奚
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間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
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眞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行入從入朝奚
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毛中閾王悅
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成士曰奚兵數百外爾入朝内寶盜請儲之士濟師迎犒殺其衆內高以
獻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奇其功奏爲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
初頻立戰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元宗賜坐與
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元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
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
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

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十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

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

十四載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顏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暐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眞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暐子杞死之饒陽愈堅

李光弼出土門拔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盡使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率十匹唯

共得兩束草至㓲蒿薦以飼之初祿山以賈循為范陽留後謀歸順為副留守向潤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戰在外令向潤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拔趙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擊之敗思明於沙河上又攻之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大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幾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兵於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引還使王俌守常山思明隨後徼擊之已而迴軍併行擊劉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設備遂棄軍保北平正臣妻子及軍

資二千乘盡沒思明將卒頗精銳皆平盧戰士南拔常山趙郡謀攻常山倩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盧舍種誅其人取稾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又攻河間為尹子奇所圍已四十餘日顏眞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以救之至河間二十餘里北風勁烈鼓聲不相聞賊縱擊之擒和琳以至城下思明既至合勢賊軍益盛李奐為賊所擒送東京又攻景城擒李暐暐投河而死招樂安降之遂使康沒野波攻平原眞卿覺之兵馬既盡渡河而南攻淸河糧盡城陷擒太守王懷忠以獻祿山將軍莊嗣賢圍烏承

恩於信都承恩母妻先爲祿山所獲史思明獲其男從則使諭承恩承恩遂降兵尚五萬騎三千思明與之把臂飲酒饒陽陷李系投火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河北悉陷生人資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爲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強猖然有噬江漢心尹子奇以五萬衆渡河至青州欲便向江淮會迴紇二千騎奄至范陽范陽閉門二日然後向太原子奇行千里以救之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高秀巖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使爲地道至賊障前驍賊

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出擒之敵以爲神呼爲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自祿山陷兩京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由是恣其逆謀思明轉驕不用慶緒之命安慶緒爲王師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三萬人初不知所從思明擊殺三千人然後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謀之士謂思明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對曰大夫久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此誰敢不服如大

夫比者逼於兇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至范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一里使謂之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相公之來莫敢進也請弛弓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遂令衙官竇子昂新書作金如意奉表以所管十三郡

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咢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

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
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
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
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
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
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
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
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
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
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

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因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旣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

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爲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爲反逆之計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於地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思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順詔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脫身南渡思明於魏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郎乾元二年正

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爲大聖燕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思明召慶緒等殺之併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爲相李歸仁爲將以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河圍汴州九月寇汴州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郎命叔冀與李詳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艫思明益振又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與太尉光弼相拒圍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

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嵩擊曹思明恣行兇暴下無聊矣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爲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衞伯玉等可速出兵以討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兩道齊進次榆林賊委物僞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棄甲奔散魚朝恩衞伯玉退保陜州光弼懷恩棄河陽城退居聞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爲賊所有河陽懷州盡陷於賊京師震恐益兵屯陜州思明至陜州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陜爲官軍所拒於姜子坂戰不利退歸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

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赦朝義築三角城約一

日內畢以貯軍糧朝義築城畢未泥思明至詬之對曰

緣兵士疲乏暫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

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斬却

此賊朝義大懼思明居驛朝義在店中思明令腹心曹

將軍總中軍兵嚴衛朝義將駱悅幷許叔冀男季常等

言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

有之欲與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悅曰

若不應悅等卽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

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

據牀惆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厠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厠思明覺變踰牆出至馬槽鞴馬騎之悅等至令傔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今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我悅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悅

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仰倒朝義領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以氈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便僭偽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思明孽子也寛厚人附之使人往范陽殺偽太子朝英等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殘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入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偽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偽留守張通儒覽之新書作不知戰於城中數日死者數千人始斬之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於軍

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王敗走武淸朝義使人招之王東都凡胡面者無少長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畧才

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州縣爲墟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徵召不至寶應元年十月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諸節度迴紇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

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

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二十九日與朝義戰於邙山之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生擒四千六百降三萬二千人器械不可勝數朝義燒明堂走投汴州汴州僞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

東都再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煙方濟寒人皆連紙襯書爲裳裲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成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滹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轘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郤王師逐之爭貧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朝義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強不遠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

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郤安矣旦日凡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卒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頊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於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慕東走廣陽不受謀弃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二年正月賊僞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縊死暨丞問嗣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又以僞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張忠志爲禮部尚書餘如故趙州刺史盧淑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伶相

州節度薛嵩幽州李懷仙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領舊
職思明乾元二年僭號至朝義寶應元年滅凡四年明義
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於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
良家子爲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遣資
新書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
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其父事之好
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於人者故二賊暴
與而亟滅張說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
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入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
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
帝者一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一旦以竊男子得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
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
希劉裕楊堅而不
至者是以著其論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上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下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從新書增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爲衙前對授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爲管兵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爲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厤元年卒累贈左僕射祖父之贈皆以泚故也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殘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

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爲衆所推故得濟其兇
謀初隸李懷仙爲部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彩旣殺李懷
仙自爲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爲政苛酷人不
堪命大厤七年秋希彩爲其下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
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
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
可衆旣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
十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
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封懷寧郡王實封二百戶其年泚上表
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

褒美九年就加檢校戶部尚書賜實封百戶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爲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泚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輿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觭日視朝泚以偶日至代宗御內殿引見賜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錦彩甚厚又以器物十牀馬四十匹絹二萬疋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郭子儀統

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統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內庫弓箭以寵之十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實封至三百戶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爲亂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洶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之帝爲減大官膳臨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進

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於虜者少須之俄吐蕃遊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豬鐵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發由是涇人德之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謨遙涇原節度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反叛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內蠟丸中置髮髻間河東節度馬燧搜獲之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鎰代泚爲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戶與一子正員官不朝請中人監第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

詔浮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擢過闕下師
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
羣譟日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
路白刃邪令墮林大孟庫寶貰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
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繼士愈悖射中人中
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
兵還引潮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
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論賊已
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進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稱慰
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
利禁兵悉東衛士內宅而神策軍使自志貞籍市人隸
兵驍其居肆私取肅自入故遽追皆不至帝出苑北門
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
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發夜
至咸陽飯數七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嬴衣冒出盧
杞闕播李諫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翃陸贄吳逅
微等追及帝戚陽郭謄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踵謁道
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於門渾
城以數十騎自夾賊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與出遂
奔奉天於足人赤知帝所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

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貲寶終夜不絕道路吏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羣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為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眾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偽泚

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闕積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銳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廣叛卒之震驚法襲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爲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

恂恂然李忠臣馳玏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誅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明日大陳旗章金石於廷聲言以親王權主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道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即偽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心侍衛皆卒伍行列不過十餘人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下偽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彰偃之詞也偽署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副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新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系爲禮部侍郎據新書仰藥死不應復受偽命禮儀使許季常爲京兆尹

洪經綸為太常少卿彭偃為中書舍人裴挍崔幼貞為給事中崔莫（新書蔣鍊）為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宣崔）為節度使仍以其兄子遂為太子遥封弟洎為冀王太尉尚書令尋又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哭盡哀結蒲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僵前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斸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十日泚自領兵侵逼奉天竊威儀輦輅闐溢道途蟻聚之衆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為副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

中書省尋以蔣鎮新書蔣鍊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兼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禦之泚衆大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內大震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泚衆戰於漠谷官軍不利自是泚益驕大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衂或出野戰官軍又獲利焉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衂請救泚乃大驅百姓填塹夜攻城城中設奇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爲泚造雲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渾瑊使侯仲莊設大坑

為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衆頗危俄而風迴吹賊軍賊益薪潑油萬鼓齊震風吹俱熾須臾雲梯與兇黨同爲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皇太子督戰王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餘弩射城中不及握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歔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惶駭因而大潰敗賊於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降者感激長圍遂解焉衆庶以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言於城中造戰格拋樓

每坊團結人心大異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曰攻戰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偽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飲泣道路間寂時有入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皆屏退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圍人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大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飧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絶歸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瓌寶以實之

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泚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

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擢詔金吾布士於衢夾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韓甲戒曰軍來則四面鑿太倉積竭賊胥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扑流離士浚飢而神策六軍及苛紓耀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朗厚斂君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兩存唐九犒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鉠請擇才援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援則人擢但欲仕者輿之安能卯戶拜自邪奉天所下按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曰悉貸不問官軍容榜請道泚方宿求夬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徒他處衆謀亦北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倩驕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覘西軍不戰臣請擎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

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慙復入曰臣愚禍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堨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虵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衛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拔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

二月李懷光既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鑾駕幸梁洋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授僞官十七八焉懷光初與

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剗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鄰國及懷光決計背叛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遏乘輿遷幸泚乃下僞詔書待懷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旣爲所賣慙怒憤恥遂領衆遁歸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累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廷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歸朝殺逝纍萬餘人於武亭川歸朝奔懷光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擊之大破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遂悉師齊進晟屯

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二十八日官軍入苑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佖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鬬皆北遂至白華收復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廷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奔衛出之因詣城降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路潰散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耶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乃奔涇州長武城纔百餘騎田希鑒閉門登陴泚令謂鑒曰我與爾節度何故背恩希鑒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於外續又投火焚之泚舉軍哭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說田

希鑒曰公比日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
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與共成大事
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悅使庭芬卻往
涇州庭芬請授已尚書平章事泚不從梁庭芬旣求宰
相不得不復往涇州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復與泚心腹朱惟孝
共射泚泚走墜故窖中泚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嵒武震
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
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獲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光送與元斬

之唯日月毋得貸唯不獲朱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壻僞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之僭逆宦竪朱重曜頗親容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臘月大雨僞星官謂泚曰當以宗中年長者禳其災變泚乃毒殺重曜而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亦出其屍而斬之姚令言自有傳

黄巢曹州寃句人本以販鹽爲事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辨給喜養亡命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

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彦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以應仙芝先有謠言云金色蝦蟇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為兖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掠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陝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扼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蟠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

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聞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蹑賊不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

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君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新唐書

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己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懼衆怒卽不受命刼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由潁蔡保嵖岈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荊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温以嬰城守賊縱火焚僂堞知温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

兵萬五千賫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彦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以神策統軍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

使宋威爲荊南節度招討使帝詔崔安潛還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彦宏諭以朝廷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彦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又遣威書求節度時宋威害復光之功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案僖宗紀及新

（書黃巢傳是時威未嘗敗此句疑誤）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亳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嵖岈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新書君長弟讓率仙芝之潰黨歸巢）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循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讒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

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為形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之餘黨悉附焉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邱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詔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時王鐸雖衘招討之權綬於攻取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駢遣將張潾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

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僥路閩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議加都統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乃渡淮偽降於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於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案僖宗紀巢之偽降在廣明元年自廣州北寇之時當在下廣明元年九月渡淮下遂據交廣巢陷桂管逆寇廣州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託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

南都護廣州節度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亦不允

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

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舍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進攝鐸會江西招

討使曹全晸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荊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釕鞶藻鷊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議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於林關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晸將渡江會有詔以段彥謩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合嫗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案巢自桂陽北寇新書皆作乾符六年事僖宗紀同舊書僖宗紀作廣明元年事兩書紀傳各差一年

進逼廣陵

遣將張璘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郤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誇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璘陷睦婺二州久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輿巢合濟采石案漢宏疑誤應是常宏

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

風降賊詔兗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晸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晸以天平兵敗於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澱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澱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單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內其帥支詳兗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毀水屯皆散巢閩悉衆渡淮**九月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壯丁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之繼攻陝虢逼潼關**徼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於賊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當是

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能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承範以强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時禁軍皆長安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長不知戰陣初聞科集父子聚哭憚於出征各於兩市出直萬計傭雇負販屠沽及病坊窮人以爲戰士操刀載戟不知鐵銳復任宦官爲將帥驅以守關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鬭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譟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輸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

樓皆盡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捉稅禁人出入謂之
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爲谷既官禁
賊無得而踰也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承範惶遽使師
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
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博野都徑還京師苐博野鳳翔軍過渭
橋見募軍服鮮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燔掠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
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朔而傳言賊至百官奔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至開
遠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觀軍容使田令孜
王若儔收合禁軍扈從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睦潭壽四王與妃御一
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四日賊至昭應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

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兩班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綉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五日賊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曉慰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人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爭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含元殿十三日賊巢僭位求衮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國號大齊年稱金統仍御樓宣赦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

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賊搜訪舊宰相不獲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楊希古尚讓趙章新書璋爲四相孟楷鄭漢璋爲御史中丞李儔黃謗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謚洪爲尚書左右僕射左右軍中尉費傳古爲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爲京兆尹許建朱新書米實劉瑭爲軍庫使朱溫張言新書全義彭攢李新書季逵爲諸衛大將軍四面遊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爲軍使比之控鶴下令軍中禁妄殺人

悉輸兵於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中和元年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二月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尚讓寇鳳翔鄭畋遣將宋文通出師慰之大敗賊於龍尾破敗乃馳檄告喻天下藩鎮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於王師四月涇原行軍唐宏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李孝章夏州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十二月望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

驍勇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
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時京畿百姓皆砦於山谷累年
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踊米斗三十千官
軍皆執山砦百姓鬻於賊爲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
來同華或以賣餅爲業因奔於河中宰相崔沆豆盧瓚
扈從不及匿之別墅所由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
張直方之家朝貴恃直方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賊云
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沆瓚及大臣劉鄴裴諗趙
濛李溥李湯數百人皆遇害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自此賊始酷虐
族滅居人遣使傳命召故相駙馬都尉于琮於其第琮

曰吾唐室大臣不可佐黃家草昧加之老疾賊怒令誅之廣德公主拒賊號吼而謂曰予卽天子女不宜復存可與相公俱死是日併遇害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宏夫扳咸陽樅滑水敗賊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宏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幘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幘肆爲剽處存不爲備是夜復爲賊寇襲官軍不利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讙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宏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墦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宏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賊怒坊市百姓迎九力巢復入京師諸軍退保武功王師乃下令洗城丈夫壯丁殺八萬人殺戮殆盡流血成渠

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
岐麟夏兵八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
勝鄭畋將賓攻夜卒士播都門殺邏辛賊晨懼李孝章
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
涉滑敗孝章等軍亮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
郎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章二軍引
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決
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亡尚讓怒殺史輒
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闕卒凡數千人白司逃無在者天
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
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
軍時潯督漕賊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
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傷
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屑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
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單營與平重
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荊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
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
丹延南鄜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
讓寇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
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

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涝水又遣强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却蜀鳳翔兵固壁拓跋思恭以鋭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温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温懼繫沈其舟兵遂圍温温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温丐師楷沮不報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温降重榮**帝進拓跋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華馬遑温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璩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禽賊鋭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李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新書在三年正月**三年正月**王鐸使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於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敗黃揆於沙苑進營乾坑二月賊將林言趙章尙讓率衆十萬**

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大敗賊軍俘斬數萬〔僵胔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乘勝攻華州塹柵以環之克用騎軍在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師燔積聚俘級而旋〔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黃揆棄華州官軍收城〔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八日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奔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賊衆猶十

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輪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衖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唯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內及光啓宮而已天下兵馬都監押楊復光露布獻捷於行在陳破賊事狀曰頃者妖興霧市盜嘯叢祠而岳牧藩侯備盜不謹謂大同之運常可容姦謂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狥其兇逆展鉏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燔炮魑魅肆行虺蜴反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犴狠貽朝市之憂瘡痏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萬姓盜汙兩京衣冠銜塗炭之

悲郡邑起邱墟之歎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仗九廟之威
靈殄積年之兇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
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
百姓十萬餘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當持重功遂晚成
久稽原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逼近京師夕
烽高照於國門遊騎俯臨於灞岸旣知四隅斷絕百計
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蛾赴燭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
傳將畧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
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
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餐不忘寇孽今月

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黃頭軍使罷從等三十二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兇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瓌冀君武孫珙忠武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荊南將申屠悰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張行方天德將顧彥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佐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玄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譟而聲將動天喑嗚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密張

羅綱於是麾軍背擊分騎橫衝日明而劍耀飛輪風急而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蹂踐則橫尸入地騰麥則積血成塵不煩即墨之牛若駕昆陽之象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宮前蹴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虛發其賊一時奔走南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之器自收平京闕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兇李克用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風沐雨旣玆平蕩並錄以聞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衙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璩修復宮省購

輦輅仗衛舊章祕籍蕩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蹋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眞天德將顧彦朗等七十八

五月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以兵逆戰為賊所敗攻城急宗權乃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溵水陳州刺史趙犨迎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黃巢素寵楷悲惜之乃悉衆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為宮闕之制曰八仙營時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趙犨求援於太原巢遣宗權攻徐

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
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壁斬萬餘級三月
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向讓於太康俘斬萬計拔
其四壁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賊將黃鄴於西華鄴夜遁拔其壁
巢賊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
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
還汴州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
衆還封卯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翼日營汴水北是日復大雨震電溝
塍漲流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瀨巢度河賊分寇汴州全忠拒守李克用
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新書周楊景新書名景

虎殘衆保胙城縣入寃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率部下降於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閒相殺於營所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奔兗州)克用追擊(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至濟陰而還賊散於兗鄆界黃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新書陳景瑜)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存二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將詣溥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詔以首獻於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

拜湖州刺史是月賊平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强家鄧思進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新書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鳴呼其言妖歟後巢牙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温卒壞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者許州人蔡州上蔡人爲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巢賊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軍亂逐其帥薛能是月朝廷授别校周岌爲許帥初軍城未變宗權因調發至蔡州聞府軍亂乃閱集蔡州之兵欲赴難俄聞府主殂周岌未至巢賊充斥日寇郡城宗權乃督勵士衆登城拒守洎岌至即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務羈寇上蔡有勁兵

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宗權卽與監軍楊復光同議勤王出師破賊楊復光言之朝以蔡牧授之擢防禦使仍眞節度之號寵其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進檢校司空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迎戰不利因與合從爲盜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敓梁宋間巢賊旣誅宗權復熾僭稱帝號補署官吏遣其將秦彥亂江淮秦賢亂江南秦誥陷襄陽進破東都圍陝州孫儒陷孟洛陝虢至於長安張晊陷汝鄭盧塘攻汴州弟宗言寇荊南宗衡亂岳鄂賊首皆慓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衞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賊旣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

喫其人可飽吾衆
關東郡邑多被攻陷唯趙犨兄弟守陳州朱
温保汴州城門之外爲賊疆場汴師與兗鄆合勢屢敗
賊軍兇勢日削
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器
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
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
無子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
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宏乞師於
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宏進攻鄆州取之擊河僑遂守
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
邊村使秦賢營雙邱侵板橋盧塘引兵進屯萬勝夾汴
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塘宗權悉軍十五萬列
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
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於郊無置聲陰
啓北門擊賊壘士諜趨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
權忿過鄭焚郛舍驅民入進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
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
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救其壁遂圍
蔡州傳城而壘以龐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

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圖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龍紀元年二月其愛將申叢執宗權撾折其足送於汴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朱溫出師迎勞接之以禮謂之曰下官屢以天子命達於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圖與下官同力勤王則豈有今日之事乎宗權曰僕若不死公何以興天以僕罰公也略無懼色乃檻送京師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礫之狗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效耳衆大笑與妻趙氏俱斬於獨柳之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

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鎭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巳破劉漢宏兵益强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覯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寖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

倡鼓吹於前厲兵列護門戺屬州爲士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士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鑾者我必辟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榷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别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

獻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謀請昌令曰時至吾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邀與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兎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

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册自稱聖人鑄
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
石印十牀及他鳥獸龜蛇陳於庭指曰天瑞其下制詔
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
天子卽南門曰天册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
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
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
乃北面臣昌或請置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
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
不敢負國初官屬不狥昌指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

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王溫韓媪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守異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頵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

入言外師强輒斬以狥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匹面攻未克俞憙濠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眞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紿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

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謬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史臣曰我唐之受命也置器於安千年惟永百蠻響化萬國來王但否泰之無恒故夷險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雖時有竊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倖之輩莫不才興兵革旋就誅夷其間沸騰大盜三發安祿山朱泚黃巢是也夫謀危社稷將害君親轘裂豬宮未塞其罪故不俟於多談也然盜之所起必有其來且無問於天時宜決之於人事祿山母爲巫者身自牙郎偶緣微立邊功遂至大加寵用總知馬牧特委兵權愛天子之獨尊

與國忠之相忌故不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遂稱向闕之兵以期非望之福此所以爲亂也朱泚家本漁陽性惟兇狡耳習聞於簒奪心不亡於忠貞暨弟爲亂階身留京邑小不如意別懷異圖但樂荒雞之鳴唯幸和鑾之動緣涇師之嘗因亂得謂神器之可以徼求黃巢闒茸微人萑蒲賤類因饑饉之歲躡丁尙之蹤志在欲歎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見五輅之蒙塵謂寶命之在我必若元宗採九齡之語行三令之威不然使祿山名位不高委任得所則羣黎未必陷於塗炭萬乘未必越於岷峨德宗能含垢匿瑕不佳兵尙勇不然

則取李承之言不委希烈伐叛不然則取公輔之諫早令朱泚就行如此則未必有涇原之亂兵未必有奉天之危急信宗能知人疾苦惠彼困窮不然則從鄭畋之謀赦羣偷之罪如此則黃巢不必能犯順鑾御未必須省方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蛇螫不能斷腕蟻穴所以壞隄後之帝王足爲殷鑒史朝義秦宗權乘彼亂離肆行暴虐虔劉我郡邑僭竊我衣裳終雖滅亡爲害斯甚茲亦沴氣之餘也

贊曰天地否閉反逆亂常祿山犯闕朱泚稱皇賊巢陵突羣豎披攘徵其所以存乎慢藏

新書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久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下